



楊
林
印

~ 16
2693
9



門 16
號 2693
卷 9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五

嘉慶
書

嘉定錢大昕

與徐仲圃書

僕於輿地之學留心廿餘年嘗恨東晉南北朝僑立州
罷歲增月易名目叢複難以杜佑李吉甫樂史之淹博
猶且十闕其六七不揣樵魯思欲理而董之而疑義紛
挈無從質正近年始交陽湖洪孝廉稚存今又得交足
下皆礪精地理卓然成家而足下謨次年表經緯分明
於南北交爭疆易陷復之迹瞭如視掌洵足補前人之

昭和九年
十二月十一日
購末

澤石堂文集卷二十一
闕而爲後學之指南矣其中尙有一二疑不能釋請疏
其大略以備采擇晉志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失過半
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初不言置於何地
而足下以歷陽實之徧檢晉宋齊志歷陽竝無置四郡
之事未知足下何所據也且晉志述渡江州郡多不可
信卽以此條論之上文云永嘉之亂臨淮淮陵淪沒石
氏則是淮北既失之後所置其地當在淮南而安帝紀
義熙五年慕容超將慕容興宗寇宿預陽平太守劉千
載爲賊所執是陽平在淮北不在淮南其難信者一宋
志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竝在徐州部內宋之徐州在

淮北不在淮南其淮陽郡領甬城宿預等縣去京都水
七百陸五百五十以道里準之正在舊臨淮郡界其難
信者二宋志淮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不言元帝置
北濟陰則宋孝建元年立并非晉所置其難信者三宋
志於陽平濟陰二郡雖不言何時置然於陽平云故屬
司州流寓來配於濟陰云屬兗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爲
境若渡江之初僑人未有土斷之令不當云割配其難
信者四宋末失淮北始僑立陽平於山陽北淮陽北濟
陰於廣陵永初以前淮南尙無此四郡況於元帝渡江
之初乎其難信者五夫南渡初尙未有此四僑郡則歷

澤州堂文集 卷三十一
陽之無此罷益可信矣宋志稱安帝改堂邑爲秦罷晉志則以爲元帝渡江所改并僑立尉氏縣屬焉足下謂元帝改堂邑爲秦罷而堂邑縣如故安帝改堂邑縣亦爲秦縣欲以彌縫二志之說僕以晉宋二史參互攷之王國寶毛泰劉穆之爲堂邑太守皆在安帝之世是安帝時尚有堂邑罷及劉裕當國以後向彌檀韶檀祗虞邱進相繼爲秦罷太守可知秦罷改名必在義熙中不在元帝渡江之時矣且向彌檀韶檀祗皆以秦罷太守兼北陳留內史則北陳留與秦罷同寄治堂邑而尉氏卽陳留屬縣晉末尚有陳留罷其并入秦罷或在義熙

土斷以後而晉志謂元帝卽以尉氏屬秦罷豈其然乎晉世僑立州罷皆不係以南名義熙恢復故土乃有北徐州北青州北彭城北琅邪北東海北東莞北潁川諸名而在南州罷猶仍故名至永初受禪後始詔去北加南而晉志徃徃稱南徐南兗南豫南青又謂元帝置南東海南琅邪等罷明帝立南沛南清河等罷蓋唐人不學誤初宋志追稱之詞以爲晉時已有此名耳沿襲千有餘年至僕始悟其失頃見足下州罷表中頗有承用晉志者似宜訂正以破後來之惑故敢獻其狂狷惟足下裁之

澤州府志 卷三十五
三
答談階平書

得足下書道及姚禮部駁僕漢書攷異中說秦三十六
郡一條僕所據者班孟堅志本文以志解志非敢臆造
禮部執史記分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略取南海諸郡
乃在三十三年不當列於三十六郡之數似矣僕試卽
以史記質之則三十六郡之分本非一年中事如東郡
則始皇五年置矣潁川則十七年置矣會稽則二十五
年置矣豈皆在二十六年乎不特此也巴蜀置於惠文
南郡南陽隴西北地置於昭襄三川太原置於莊襄則
并非始皇時矣上郡魏所置雲中鴈門代郡趙所置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燕所置漢中楚所置則并非
秦置矣而史皆繫之二十六年者以是歲爲兼并天下
之始封建變爲郡縣至是遂一成而不可易故特記之
前所置之二十餘郡與後所增之三郡總以三十六該
之而前後復隨文別見古人敘事參差不若後人之泥
也且南海三郡不必定在三十三年攷南越尉佗列傳
秦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
越雜處十三歲其云十三歲者據秦并天下至二世元
年數之也王翦傳亦先言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
之君而後言二十六年盡平天下依此二文則二十六

年分三十六郡正當有南海三郡矣均是史公之書禮部援本紀以證其說僕卽可援二傳以伸僕之說矣史公但云分三十六郡初未實指某某郡班志則明言之矣其敘漢郡國以秦三十六郡并高文景武昭所增正合百有三之數非猶有未備也司馬彪志郡國亦云漢承秦三十六郡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蓋漢魏以前未有別南海諸郡於三十六之外者別之自裴駮始唐人修晉書祖述裴說因有四十郡之目相沿到今僕謂不如班史之可信也馬班二史述漢初事郡名固有出於三十六郡之外者此則諸侯私置

或二世增設要非始皇三十六郡之舊且亦隨置隨廢故班志略而不言以其不足言也非有所缺漏也裴駮之說不知所本恐是誤會始皇本紀之文若以前後文互證則是年實止置齊琅邪兩郡耳并前後通計之班志豈真與太史公相矛盾哉僕非護前而憚改顧史漢正文具在難以裴氏單詞遽詆班志爲未備故稍申愚管以備折衷足下試復於禮部不識更何以啟僕之惑否

再與談階平書

僕前札申言及秦三十六郡鄙意但謂史公於始皇二

潘何堂文集 卷三十一
十六年書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兼南海三郡在內合前後所置言之班志所云與史公本非抵牾耳又引王翦南越兩傳以證略定揚越時已置此三郡弟爲存疑之詞初非因此并疑三十三年不當有略取陸梁地之事也足下謂王翦南征百越之君卽指會稽一郡然賈生過秦云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則百越與會稽究非一地王翦傳先言竟平荆地爲郡縣而後言南征百越之君可驗百越在會稽郡之外矣而南越傳實有與越雜處十三歲之語足下雖善辯但以本不可曉置之愚謂此語非甚難曉也當秦初并天下時王翦南征

百越已有三郡之名但因其君長俾自治之如後世羈縻之州其後使尉屠睢略取其地黜其君長置官吏如內郡則在三十二年故本紀特書之傳與紀互見而兩不相妨徐野民未悟及此是以存疑到今僕又讀東越列傳云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與南越傳文略同而本紀不載置閩中郡其所以有載有不載者閩中雖有郡名仍以其君長治之秦未嘗別置守尉也南海三郡其初置蓋與閩中同厥後乃有任囂趙佗輩則等於內地郡縣矣此所以不書於二十六年以前而特書於三十三年也足下以爲然乎否乎卽使

潘石堂文集 卷三十五 六
僕所引南越王剪兩傳果如足下說而秦之但有三十
六郡別無四十郡則兩漢書有明文不可據裴駰說以
汨之夏不必因裴說之未的而別求它郡以實之此僕
之本意也惟足下詳察

與姚姬傳書

昨於新城陳公子碩士所讀所著廬江九江二郡沿革
攷以今縣推見漢置域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矣
惟以廬江爲衡山改名則猶有未慊於心者夫淮南之
分爲三在文帝十有六年曰淮南曰廬江曰衡山皆秦
九江郡地在戰國則皆楚地也秦之九江郡跨江南北

楚漢之際以江南地析置豫章郡而鯨布封淮南兼得
之淮南厲王因布故封文帝封厲王諸子盡以故地還
之故廬江國兼有豫章郡得與楚交通也景帝平吳楚
徙廬江王賜於衡山而廬江豫章俱爲漢郡其衡山之
爲王國如故也武帝元狩元年王賜以謀反誅而國除
爲衡山郡其三年以衡山地置六安國自後遂無衡山
之名景十三王傳封膠東王寄少子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漢志敘衡山沿革於
六安下不系於廬江下明乎衡山之與廬江無涉也廬
江之爲郡在孝景初自後別無廢省之人伍被說淮南
王安云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是衡山與廬江絕非一地

今欲并而合之難矣黥布初封史稱九江廬江衡山豫
章郡皆屬焉攷其時吳芮徙封長沙以其地蓋布而芮
故罷罷則當兼得江夏地厲王子勃封衡山亦當兼有
罷軼霸春諸縣至武帝建六安國分土始狹非復衡山
之舊光武初因省六安入廬江若西京則衡山自衡山
廬江自廬江未嘗合而爲一也讀史之病在乎不信正
史而求之過濶測之太密班孟堅志罷國沿革精矣間
有未備以紀傳攷之無不合也孟堅所不能言後儒闕
其疑可矣謂濊初之廬江在江南武帝時已罷昭宣之
間改衡山爲廬江皆孟堅所未嘗言所據者僅廬江出

陵陽一語然陵陽乃罷郡之屬縣非淮南故地恐難執
彼單辭以爲定案也先生當代宗師一言之出當爲後
世徵信敢獻所疑幸明以示我

與孫鳳陽書

承示所撰鳳陽志稿而有要可稱佳槩但中有存疑者
數事其一以唐分平遠皆因山川形便鍾離在淮南而
隸於河南爲不可解予案唐六典淮南道十有四州濠
居其一元和罷縣志稱濠州本屬淮南與壽陽阻淮帶
山爲淮南之險貞元中竇參爲相據淮割地隸屬徐州
及張建封成子愔爲本朝所立常挫王師其時朝廷幾

潘石室文集 卷三十一
失淮南之地是濠之改隸淮南實始於竇參然吉甫已
譏其不學昧於量理之制矣唐志所據者貞元以後之
制非十道之舊也足下試采吉甫志之文編入沿革門
則原委瞭然可免後來之疑矣足下又疑河南按察司
行臺不當在縣境攷明時南北直隸不設布按二司而
有巡守諸道巡守道銜皆假艱省布按之名此行臺蓋
巡道之行署鳳陽與河南接壤故寄銜於河南非真河
南按察也

鄞縣志局與同事書

史家之例以列傳爲重其列於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

者也元人不通史法乃特創道學之名欲以尊異程朱
諸人後來無可充道學者而無識之輩競以儒林爲榮
今志局所擬入儒林者未必悉孚公議且如玉厚齋四
明文獻之宗而不列之儒林豈厚齋之學行不如高閔
黃宗明乎若謂厚齋以官高當入列傳則高閔袁燮父
子班秩不在厚齋之下何以仍入儒林也袁桷張時徹
沈一貫之入文苑似有意抑之然列傳諸人豈皆粹然
無瑕者魏收所謂揚之升天按之入地此淺夫所爲昔
人所譏其穢者而躬自蹈之吾不解也寶慶延祐兩志
皆不立儒林文苑諸目羅願之志新安施宿之志會稽

潛說友之志臨安亦無此名也嘉靖志於儒林文苑外
更增淳德雋異之名尤爲冗設愚意當循胡袁二志之
例總題之曰人物但以時代爲次不分優劣既遵古式
又息爭端有尚友古人之識者自能別其孰爲大賢孰
爲小賢也

荅王西莊書

得手教以所撰述於岷山顧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長
洲何氏間有駭正恐觀者以試訶前哲爲咎愚以爲學
問乃千秋事訂譌規過非以訾毀前人實以嘉惠後學
但議論須平允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

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餘無足觀耳艷康成以
祭公爲葉公不害其爲大儒司馬子長以子產爲艷公
子不害其爲良史言之不足傳者其得失固不足辯旣
自命爲立言矣千慮容有一失後人或因其言而信之
其貽累於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
當樂有諍友不樂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誠誤耶吾雖不
言後必有言之者雖欲掩之惡得而掩之所慮者古人
本不誤而吾從而誤駁之此則無損於古人而適以成
吾之妄王介甫艷漁仲輩皆坐此病而後來宜引以爲
戒者也十七史商榷間已刊成或有譌字且未便刷印

潘在堂文集 卷三十一
乞將樣本寄下

與洪稚存書

足下札言國語日月會于龍豸已攷一字當之予幼讀東京賦卽疑豸與豸協韻未得其義後讀廣韻四覺部豸訓龍尾又與豚同乃悟豸爲豸之譌廣雅云豚豸也故龍尾亦有龍豸之稱然豸豚皆溘人俗字依說文當爲涿涿者流下滴與豸義相近蜀先主戲張裕云諸毛繞涿居而裕以潞涿應之明乎涿卽豚也古音涿如篤故轉爲鬪音東方朔傳鶴俛啄與寶穀爲韻易良馬逐釋文亦有胄音是其證也足下所攷之字未審與僕有

異同否願明以教我

與洪稚存書二

僕留意三國畧域有年常欲作志以補承祚之闕蜀吳屬藁粗具將次弟魏事今讀尊製體大思精勝僕數倍已輟所業讓足下獨步矣其中有數事或可備葑菲之采敢略陳之歷陽有當利浦謂因王濬書有風利不得泊之語以爲名此說本於樂史寰宇記攷其實殊未然孫討逆傳稱劉繇遣張英屯當利口周瑜傳亦云將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則當利之名溘未已有之豈待王濬平吳乃得名乎酒泉之福祿縣溘時本名祿

福班史及石刻曹全碑皆其明證至三國猶然龐涓傳及皇甫謐列女傳竝云祿福長尹嘉續漢志偶真到二字而晉志因之又敦煌之淵泉淵譌爲拚涪陵之漢葭葭譌爲髮此皆不可不正者也漢陽之爲天水蓋魏初所改魏明帝紀張飽楊阜毘艾諸葛亮姜維諸傳無稱天水爲漢陽者艾傳又有天水太守王頎豈皆史臣追改乎晉志謂晉始復名天水者殆未可信惟足下進而教之

荅洪稚存書

得執事書知頃承

恩命入直 三天當今經師人師孰有先於執事者漢爲吾道之幸又述 親藩時復記憶賤名然僕病廢已久近則耳目益曠眊舉動須人掖持鈞天舊游茫如隔世徒增不能奮飛之歎耳僕所攷秦三十六郡竝據漢志本文而姬傳輔之諸君皆不謂然今執事亦有是言蓋據晉志秦四十郡之文於襄駟所說三十六郡雖斥其妄而實取之唯易內史爲蜀郡而已僕攷魏晉以前言秦地理者但言三十六郡未有言四十者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始并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謂廢封建立郡縣始於此非謂三十六郡皆是年所分也若細

漢書地理志卷三十一
攷之則是年平齊所置祇齊與琅邪兩郡耳并前置之
三十一郡後置之三郡總計之故云三十六也史公但
言分三十六郡而不列其目孟堅則明言某郡秦置某
爲秦某郡合之正得三十六其末云本秦京師爲內史
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
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
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志所
稱增者增於三十六之外非增於四十之外也史公言
三十六郡孟堅亦言三十六郡許慎說文高誘淮南注
應劭風俗通皇甫謐帝王世紀司馬彪郡國志皆言秦

三十六郡是秦未始有四十郡也言四十郡者始於唐
人修晉書其實本於裴駰駢據始皇取陸梁地在三十
三年故不數南海三郡而別求它郡以實之後人又取
閩中郡以足四十之數遞相祖述牢不可破者千有餘
年矣執事欲以郡郡當三十六郡之一然孟堅明言東
海郡高帝置矣信它書不如信孟堅也漢志於武陵郡
云高帝置不云故秦黔中於丹陽郡云故秦郡不言秦
是駢所增無一可信不獨內史之爲妄劉原父刊誤雖
多違失其云秦三十六郡無郡郡則合於漢志恐未可
斥爲邪說也執事又謂閩中一郡不宜遺漏此亦未然

攷史記南越閩越二傳置閩中及南海三郡並在秦初
 并天下之日王翦傳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其時雖有郡
征百越之君即謂置四郡事
 名仍不廢其君長其後遣尉屠睢取陸梁地誅其君設
 南海守尉等治之比於內郡故得列於三十六郡之數
 若閩中則仍無諸搖分治之竊意黔中亦當類是孟堅
 所以不取也其它紀傳述漢初事所舉郡名若龍若越
 若吳若東陽之類皆楚漢之際增置非復始皇之舊且
 不久即廢故漢志略而不書唯龍越至武帝始改名丹
 陽故志稱故龍越明乎非秦亦非漢也陳項初起之日
 漢未興而秦二世猶在故亦可稱秦置要不在三十六

郡之內苟知秦本無四十郡則裴駟之謬不辨自明而
 諸家紛紛補湊皆可以不必矣執事以為然乎否乎幸
 詳示之

又

宋志南梁郡睢陽縣所治即二漢晉壽春縣後省僕向
 疑太元收復以後僑立梁郡不更立淮南郡與壽春縣
 執事以為淮南南梁二郡晉末當竝立其并合實在永
 初以後今檢劉敬宣傳義熙五年出督淮西其結銜云
 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則其時尚有淮南郡有
 郡則必有所領之縣僕向所疑今乃豁然執事之益我

良多矣至謂二罷之合在宋永初以後則恐未然攷義
熙八年土斷揚豫見謝晦傳是年向靖戍壽陽傳稱安豐汝
陰二罷太守梁國內史不云淮南太守是淮南已并入
梁罷不待永初也蓋其時割丹陽之于湖縣為淮南罷
境志稱晉末卽義熙八年也因割壽陽縣為梁罷實土而淮南罷移
於江南壽陽不復為縣矣晉宋時刺史鎮戍之地若姑
馭懸瓠碭碭滑臺之類皆非縣名但言鎮壽陽不足以
為置縣之證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五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六

嘉定錢大昕

書四

與戴東原書

孫愐唐韻序稱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今
檢廣韻卷首云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廣韻本於
唐韻不應廣韻所收之字轉倍於唐韻若然則雍熙之
所修者當云刪韻不當云廣韻矣意孫愐序所云增加
者兼注中字而言邵長蘅遽謂孫愐增字至四萬有奇
似可未信惟高明示之

以文義求之當云唐韻所
收之字轉倍於廣韻廣
唐二字互易是校難之
過



潘石堂文集 卷二十六
與謝方伯論平水韻書

某向有所疑茲願聞於典謁者近儒論韻學者皆謂今韻二百六部併爲一百七部始於平水劉淵今案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不見於欽定四庫書目惟邵長蘅古今韻略卷首歷敘所見韻書會載之然某五十年來徧訪南北藏書家俱無有著錄者獨吳門黃孝廉家有平水新刊韻略五卷係元刊本前載河間許古序乃知爲平水王文郁所撰序末題正大六年己丑則金哀宗年號也於宋爲紹定二年其時金猶未亾至淳祐壬子則金亾已久矣己丑在壬子

前二十四年淵所刊者殆卽文郁之本或失其序文而讀者誤以爲淵所作耳黃公紹韻會敘例並舉江南毛晃江北劉淵兩家而每部增字於毛則云毛氏韻增於劉則云平水韻增然則劉淵乃刊平水韻之人而後人乃以平水屬之劉淵毋乃誤耶且使淵而果宋人也在稍通古今者豈有慕於元海之名而效之耶惟坊賈鐫工未嘗學問乃無足恠耳然某究以未見劉書不敢決其然否浙中博洽之彥多在閣下幕府試一爲咨訪順風之呼或可得此書下落以訂向來沿習之譌幸閣下留意焉

與談階平書

昨見足下讀論語一篇引釋文屢空力從反疑空有龍音予按廣韻集韻三鍾部俱不收空字古書亦無讀空爲龍者此必傳寫之譌檢毛詩釋文屢盟削屢婁豐皆音力住反乃悟力從本力住之譌陸氏爲屢音不爲空音也屢空之空古人皆讀平聲李頎詩數年作吏家屢空誰道黑頭成老翁王安石詩五噫尙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此其明證李壁注介甫詩引論語屢空注空匱也空苦縱切今作平聲用季章未攷唐人詩故疑介甫誤讀然亦可證宋詩讀論語屢空字爲去聲矣空

讀去聲當爲苦貢切而李云苦縱切則又昧於東冬送用之別胡炳文四書通音空爲力縱切尤謬蓋惑於釋文誤本又泥於當讀去聲輒改從爲縱而不知力與空非雙聲不能成切也孟子空乏其身孫宣公無音則孫亦不讀爲去聲朱文公於論語屢空孟子空乏俱未有音則亦讀平聲文公與季章同時猶能守古音勝於季章多矣

荅孫淵如觀察書

得四月六日手教并示荅江處士書稿所云西法每事必與古聖相反誠切申歐邏巴之病至論中星斗柄之

同異則僕非專門不敢措一詞僕近日好言輿地不言象緯以目眊夜不能見星知於此事無緣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共和元年終敬王四十三年今刊本有庚申及甲子字足下斷以爲史遷正文詆古人不以甲子紀元之說僕息之恐有未安古術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共和元年必不直庚申東漢以後術家不用超辰徐廣晉人以共和之初爲庚申固無足恠但不可以誣史公耳太陰太歲之辨尊見旣與鄙意不合僕今亦不復言各尊所聞聽後賢決其然否獨於此猶復饒舌者則以六國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曰乙丑秦楚之際月表

秦二世元年徐廣曰壬辰後兩表之干支皆徐所注則此表之干支必出於徐無疑也其最上列干支一格殆宋以後校刊者妄增後兩表亦無之攷徐注之例惟於每王元年紀干支此表弟一格每十年輒書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甲子字顯係後人所爲意在便於尋檢不特非史公本文并非徐意也足下所言將以取信士林不當留此罅隙故復陳芻言以備采擇

與馮星實鴻臚書

執事注蘇文忠公詩正王施查三家之誤而補其漏略可謂豪髮無遺憾矣施氏元本春帖子在端午帖子之

後查本始易其次以僕攷之兩帖子皆元祐三年所進
是年閏在十二月諺所云一歲兩頭春者也其正月已
酉朔據子由元日宿齋詩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風氣
漸東南還家強作銀幡會雪底蒿芹欲滿籃是正月三
日辛亥祈穀四日壬子立春也公於時已差禮部知貢
舉例當鎖院故不及供帖子其閏十二月十五日丁巳
爲己巳歲之立春節公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詩有
臘雪強飛纔到地之句此立春在臘月之證也任注元
祐三年戊辰作正謂此詩作於戊辰臘月非謂戊辰之
春也施氏編此詩於戊辰歲本無差誤查氏強作解事

移此詩於己巳卷首并將春帖子移於端午之前則真
誤矣劉貢父集中題云呈子瞻冲元內翰子開器資舍
人執事據許將傳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
謂將於三年方旋京未必立春時卽在朝疑任注有誤
僕攷東坡內制集有元祐三年四月十九日宣詔許內
翰入院口宣是則正月立春許固未在朝列若閏十二
月立春正與坡公同直任注本無誤也年譜先生生於
景祐丙子十二月十九日不見干支執事亦疑而未決
僕以遼志朔攷證之是年十二月實乙巳朔則公生日
當爲癸亥施元之以爲壬戌者殊未足信伏惟詳察

與邱艸心書

讀所作周因於殷禮二句題文後大結有後世得天下必以征誅爲正之語此本諸宜興儲中子文僕初亦甚以爲然今乃知其不可爲訓殆明時士大夫欲尊崇其太祖駕乎唐宋開叛諸君之上故有是論儲氏習聞而不加察爾攷唐虞三代皆封建之世其土地人民天子與諸侯共之天子不甚尊諸侯不甚卑處茅茨土階食土簋土鏞而以匹夫匹婦之飢溺爲己患固未知有天下之足樂也唐虞得舜禹而行禪讓殷周遇桀紂而行征誅當時皆知其非富天下故不特舜禹爲聖人卽湯

武亦不可謂之非聖人也自秦人廢封建爲郡縣遂以天下爲天子私有竭四海以奉一人盡改古昔淳朴之俗欲爲子孫萬世之利迨其後嗣不肖天怒人怨豪傑之士乘其亂而攘取之其起于編戶者則託征誅之名其起于權臣者則託禪讓之名要其初皆因利乘便尙詐力而違仁義非有除暴安民之心也其傳世短促者姑置勿論若漢唐宋明開國以後規模整肅粲然可觀雖無濬哲欽明之德實有安民和眾之功則推之爲三代之下之賢君可也奚必較量其起事之正否而上下其手乎世徒見禪讓者之悖于舜禹遂疑征誅者之近

于湯武曾不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襄牖樞樞之子而輒生覬覦神器之息此王法之必不容者而覩然自謂得其正乎彼右漢明而左唐宋者其亦昧于理矣且卽以漢明兩代較之秦楚仇敵之國秦之滅楚距陳勝起事僅十有三年沛公世爲楚人背秦未爲不義若明太祖則自祖父以來久入元版圖矣不得以漢相例就令有以解之而與漢起事者有陳勝項籍諸人與明起事者有韓林兒徐壽輝諸人眾人逐鹿而一人得之將以一人爲正眾人爲僞乎抑并此眾人而皆得爲正乎昔南巢埤野之役未聞有與湯武爭王者故婁敬張良

謂陛下得天下與周異漢祖未嘗以爲忤也漢明之與唐宋相去直伯仲間耳何得正不得正之別哉孔子言雖百世可知蓋主三綱五常而言至于易姓改物變態非一端聖人固不能預知要亦不外此兩種窠臼聖人雖惡曹馬之妄學舜禹斷不喜張獻忠李自成之妄學湯武也儒者立言當爲萬世生民慮吾恐征誅之慘更甚于禪讓故不可以不辨

荅嚴久能書

來教以漢書銅陽縣孟康音紂不當有紅反字引盧校經典釋文爲左證旣明白矣僕少壯時聞故友吳山夫

潛研堂文集 卷三十六
戴東原之言謂孟康本音紂紅切小顏謂音紂非是及校漢書卽用兩君緒論晚歲讀抱經先生校本其時攷異久經刊刻是兩說者疑未敢決故不復訂正非有意護前也足下引吾家廣伯說謂東與尤侯聲近通用則愚以爲未必然古書一字可兼數音未聞彼韻可合此韻漢儒云某與某聲相近特就一字之聲言之卽六朝所謂雙聲也雙聲與疊韻判然不同奈何因一兩字聲偶相近輒欲并其韻而通之乎聲音本於文字文相從者謂之正音聲相借者謂之轉音正音一而已轉音則字或數音正音如宗族昭穆雖遠而實出一本則引而

同之故喉舌唇齒音不同而合爲一部轉音如婚姻夫之與婦至親也而婦之族不可以混夫之族故音之轉必清濁舒斂同伏同等乃可假借其它同部之字仍風馬牛不相及也顧亭林論古音分部最有倫理而毛大可妄爲通韻之說以攻之夫使韻而可通則亦不必言韻矣卽以東鍾一類言之東冬江也陽庚也清青也蒸也顧氏析爲四類而毛通爲一部旣泛濫而不可訓矣依廣伯所舉則與尤侯又聲近可通也試引廣伯之例而通之番禺之禺轉爲魚容切鬼容區卽鬼叟區也從叟卽憇意戎讀如汝是魚虞亦相近也左傳晉伯宗二
潛研堂文集 卷三十六

傳作伯尊莊子導大窾向秀讀窾爲空是真文至元先亦相近也書夔夔齊粟卽史記之翊翊封龍山亦作飛龍山般讀若宰是支微灰亦相近也以一二字之聲近而引以爲通用之例古今尙有正韻乎古音直如特直九反當讀如投之上聲而紂紅反亦讀如同卽謂孟康音紂亦取同之轉音而非如廣伯聲近之例也僕與廣伯素無一面恨生前未與盡其同異故敢復于足下唯足下審之

荅周松靄同年書

久未奉書左右伏想撰述日富道遠不獲追隨講席聞

所未聞良深悵罔大製十三經音略於聲音清濁開合之理剖析入微唯是方音師授各殊足下所指誤讀之字儼鄉卽有未誤者尺素不能覩縷也前聞足下淡詆亭林顧氏古音而以吳才老叶韻爲善私憶足下尊崇考亭不欲立異耳今讀毛詩叶音補正一篇於朱傳駁辨極多卽以服叶蒲北反言之扶服讀匍匐經典既有明證轉輕屑爲重屑於字母亦無觸背再以有狐候人六月諸篇證之服與職德同韻亦復何疑而足下必改符弗反以從本母夫三十六母出于唐末又在陸法言孫愐之後足下旣知六朝後出之書不可以繩三百篇

又何必以晚出之字母繩三百篇即足下所譏于亭林者特謂其不講字母今才老與朱子已不能免於訾議則又何責乎亭林此僕之所以不敢附和也承索拙序自媿才非元晏不足以增太沖聲價故遲回久之無以下筆伏唯垂宥

與程秀才書

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稟相示僕於經義素非專門先天無極之旨尤所不解今讀足下書所謂欽其寶莫能名其器者也竊嘗思之宣尼學易但云可以無大過其贊顏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聖賢學易

不過欲保此身使無大過而已小過雖聖人未敢自信爲必無也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唯自覺其有過而悔之即已不覺而人告之亦恍然爲戒即悔即改此不遠復无祇悔之所以元吉也若夫亢而有悔迷而終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矣古之聖賢求易于人事故多憂患戒懼之詞後之儒者求易于空虛故多高深窈妙之論聖人觀易不過辭變象占四者今舍象占而求卦畫又舍卦畫而求畫前之易欲以駕文王孔子之上自謂得千聖不傳之秘由是自處至高自信至深謂已之必無過且患人之言其過辯

論滋多義理益昧豈易之教固若是乎此僕之所以不敢言易也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六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七

嘉定錢大昕

傳

內大臣一等公諡忠勇修公傳

史館作

佟國綱滿洲鑲黃旗人祖養正

太祖天命四年由撫順來歸六年從征遼陽以功授遊擊世襲駐朝鮮界之鎮江城其年七月中軍陳萬策潛通明將毛文龍令別堡民詐稱兵至大諫城中驚擾萬策乘亂執養正殺其子豐年及從者六十人以叛養正不屈被害雍正元年贈太師追封一等公諡忠烈父圖



瀋研堂文集 卷三十一
賴一名盛年襲遊擊以軍功累加世職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官至兵部承政定南將軍固山額真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諡勤襄圖賴生刃
孝廉章皇后康熙十年推恩外戚追封一等公雍正元年贈太師國綱其長子也狀魁梧善騎射初任一等侍衛襲三等精奇尼哈番擢正藍旗漢軍都統襲父爵一等公授內大臣都統如故吳三桂之謀逆也其子應雄在都下立紅巾爲號約日起事爲內應事覺命國綱統禁軍捕之應雄伏誅康熙十四年察哈爾布爾尼叛山西駐防蒙古多叛逃出口者以國綱爲安北

將軍鎮宣府旣至鎮宣布
聖諭整飭邊防人心帖然恃以爲安察哈爾平召還京仍以內大臣兼鑲黃旗漢軍都統時議設漢軍火器營復
命統之因定連環本柵之法以教練焉二十七年五月與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理藩院尚書阿爾尼等使俄羅斯議立疆界事軍出瀚海會厄魯特與喀爾喀構兵道阻乃召還明年春復出塞抵色冷江秋七月及俄羅斯使臣費陶多爾等會于牙克薩城下遣人往返議久不決國綱語同事者曰彼倚長江之險且秋艸易枯我

軍難留故遲時日以要我也如示遠人以誠身履其地
彼計沮矣即日屯諸軍山上從輕騎渡江以要之使臣
色動猶以未請命爲辭國綱從容示之曰我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心懷及爾國息兵便民俾各安業
汝國亦仰體

聖意乃乞重望大臣能任事者分立臺界爲萬世永安
計今彈丸黑子之地不敢自尊必待請而後行是萬里
奔命窮年無已時也使臣見其詞嚴正不可奪率如命
立臺界振旅而還二十九年厄魯特犯邊

上命和碩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國綱以內大臣

參贊軍務率火器營爲前鋒厄魯特聞大軍至遣人詭
稱議和潛偵虛實國綱詣中軍曰彼以欵我也兵法無
約而請和者謂之謀賊情叵信必速戰遂定戰期八月
己未朔大軍列陣而前賊于烏蘭布通縛駝結陣以待
國綱謂其部下曰今日正男子報國揚名之秋我與若
父子兄弟也我不敢愛身而先之爾曹其勉旃遂先登
摧其駝陣賊逃入林中國綱麾兵獨進大破其衆國綱
中鳥鎗歿于陣是夕厄魯特不能軍翼日遁去

聖祖聞國綱薨震悼輟朝遣內大臣賜金五千兩暨鞍
馬襯還之日

洛石室文集卷三十七
三
敕諸皇子郊迎復

諭曰舅舅社稷重臣爲國捐軀朕甚愍焉將親臨弔奠
國綱子孫族人詣_又武營_不詣_軍奠_日奠_去
闕固辭乃止_後入_林中_國陳_凱其_凱其_凱其_凱
賜祭四壇諡曰忠勇_愛良_而決_之爾_其其_凱其_凱
御製碑文立于墓道其略曰爾賦性貞純秉心淵塞親
居元舅而敬以持身位列上公而謙能服物入則虔其
宿衛出則筦領禁軍廼者小醜構爭近徧邊圉三軍聲
討簡佐元戎屬賊鋒之旣挫將棄壘以潛奔爾猶擐甲
直前提戈獨進銳志彌堅金石壯氣逾薄虹霓誓掃陸

梁永清朔漠豈期上將遽殞師中夫爾以肺腑之親心
膺之寄秩崇望峻勞久勲高假令偕眾旋軍亦可從容
奏愷而乃義存奮激甘蹈艱危人盡如斯寇奚足殄惟
忠生勇爾寔兼之其見褒美如此長子鄂倫岱襲一等
公

詔別賜拜他拉布勒哈番加一拖沙喇哈番令其第三
子夸岱襲焉雍正元年
敕立家廟加贈國綱太傅鄂倫岱仕至領侍衛內大臣
緣事正法以夸岱襲一等公卒子那謨圖襲鄂倫岱子
補熙漕運總督介福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掌院學士初養正之來歸也例入漢軍康熙二十七年國綱土疏言臣家本係滿洲臣高祖達爾哈齊貿易邊境明人誘入開原比

太祖高皇帝遣使入明臣叔祖佟養性備述家世求使者代奏即蒙

太祖諭云朕福金佟佳氏塔本巴顏之女爾佟姓兄弟分散入漢之故朕知之久矣及大兵克撫順將臣族人居佛阿拉之地不加差使臣叔祖得尙宗女賜號施武里額駙令與佟佳氏之巴都里孟阿圖諸大臣考訂支派敘爲兄弟臣家族籍旣明請賜改隸滿洲

而同時正白旗漢軍內大臣和碩額駙華善亦疏言臣高祖布哈原姓瓜爾佳氏明成化間授建州左衛都指揮僉事臣曾祖阿爾松阿嘉靖間襲父職臣祖石翰移居遼東臨卒遺命諸子立功以歸本國及

太祖高皇帝兵取廣寧臣父石廷柱開城門歸順

太祖見而喜曰此我國人也

特賜御用鞍馬

太宗文皇帝知臣父本係滿洲故命爲滿洲甲兵額真後又命爲統領漢軍額真累擢至一等伯臣家世實係滿洲事並下戶部戶部議將國綱華善及族人改歸滿

洲仍畱於漢軍旗下佟氏石氏二族文武官俱畱見任其編審冊內改稱滿洲

詔從之其後

敕修三朝國史

聖祖仁皇帝親定滿洲功臣百一十五人國綱父圖賴及石廷柱並與焉

都統贈一等伯傅公傳

史館作

傅清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父李榮保內務府總管追封一等公傅清初由藍翎侍衛遷三等待衛除鑾儀衛雲麾使乾隆元年遷鑾儀使二年除正黃旗滿洲副

都統五年出爲鎮守天津總兵官未幾仍授副都統命駐西藏辦事還京復爲天津總兵官十三年遷古北口提督十四年二月調固原提督十月改授都統與左都御史拉布敦同駐西藏時西藏郡王朱爾墨特那木札爾潛蓄異志與準噶爾相結而謀害諸喇嘛欲獨據其地傅清密以狀陳奏十五年十月遂與拉布敦定計誘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至通司岡稱奉上命數其罪誅之逆黨羅卜藏札什等聞之率眾數千突入署內放鎗礮達賴喇嘛遣番僧救護不得入傅清中鎗創甚卽自盡事聞

上召王公滿漢大臣諭之曰從前頗羅鼐恭順料理藏中事務一切安帖

皇考加恩由台吉封爲貝勒伊感激我朝恩厚彌益恪誠朕卽位以後封爲郡王後因年力就衰朕詢以孰堪爲嗣伊奏稱長子輒弱又已出家次子朱爾墨特那木札爾人尙強幹能勝彈壓因令其承襲迨伊奏事一二次以後朕於其詞意之間知非伊父居心可比日後必生事端諭駐藏大臣畱心體察傅清前經駐藏爲伊等所敬服遂令前往且慮其勢孤益以拉布敦乃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心益狂悖將伊長兄車布登圖害誣以叛

逆又與達賴喇嘛素有仇讐旣戕其兄遂欲害藏中不順伊之班第達等其勢將延及達賴喇嘛獨居其地雄長一方近遂將塘汛文書禁絕不通悖逆益著傅清拉布敦稔知其姦摺請便宜從事以絕後患於十月初八日奏到朕以僅二大臣孤懸絕域未可輕舉批令俟班第更換拉布敦到藏日會同達賴喇嘛及藏中大格隆等明正其罪以申國法乃傅清等未及接到諭旨卽于十月十三日傳朱爾墨特那木札爾到通司岡加以誅戮而傅清拉布敦旋爲伊屬下卓呢羅卜藏札什所害總督策楞奏到朕深爲憫惻不覺涕零因思傅清拉布

敦若靜侯諭旨遵行或不至是但朱爾墨特那木札爾
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誅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傅
清拉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屬可嘉非如霍光
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雖奮不顧身然尙
迫以勢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
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爲尤大以如此實心爲國之大臣
不保其令終安得不倍加軫惜邪傅清拉布敦著加恩
追贈爲三等伯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伊等子孫
給與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以示朕褒忠錄庸之至意並
將伊二人爲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

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事喜功者借此二人爲口實而
事外無知之人又有議其擅開邊釁而仍邀國家如此
厚恩者朕豈肯令是非倒置若此哉十六年四月復
諭內閣曰前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因朱爾
墨特那木札爾逆謀顯著先事翦除奮不顧身忠誠卓
越俱已加恩贈卹入祀賢良祠昭忠祠不知者或訾二
人冒險邀功且議朕爲酬庸過厚也今據策楞班第等
奏朱爾墨特那木札爾自立名號潛遣其心腹堅參札
錫等通欵準噶爾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札爾爲汗且求
其發兵至拉達克地方以爲聲援幸值準夷內潰所遣

潘研堂文集 卷三十一
使人回藏被獲得其逆書并餽獻諸物是其陰蓄異志
勾結準夷罪不容誅設非二臣協力同心決計先發則
其貽害藏地將不可言是二臣之心甚苦而有功于國
家甚大應特建雙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丕昭勸忠
之典

陳忠愍公家傳

公諱福字箕演其先江寧人父尙智明末官榆林副總
兵官以拒李自成戰歿葬於寧夏衛因占籍延綏公少
倜儻有謀略

國初以武舉從寧夏總兵官劉芳名麾下剿香山賊有
功授守備隸鑲藍旗都統李國翰麾下攻階州蒲城諸
路皆有功加游擊銜尋授四川遵義鎮游擊駐兵順慶
順治十五年大兵入川公以所部從斬獲甚眾加參將
銜康熙二年巨盜劉二虎郝搖旂李來亨等出沒楚蜀
間蹂躪居民總督李國英請會兵討之公得檄以次年
春從西安將軍傅哈禪出征手斬劉二虎於天池寨攻
郝搖旂於黃艸坪禽之其秋八月又從靖西將軍穆里
瑪追擊李來亨於茅麓山來亨自燒死餘黨殲焉論偏
裨功公居第一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遷四川成都城
守副將會打箭爐苗寇警總督蔡毓榮奏改夔州協副

將討平之十年攝重慶鎮總兵官事十二年擢陝西寧夏鎮總兵官公入覲請訓卽赴鎮任事家屬尙畱重慶明年逆藩吳三桂據滇南叛四川亦應賊吳逆素知公驍勇遣使好言誘公公斬其使以聞賊乃劫公家百口爲質遣使詠公曰不從者一門無噍類矣公慷慨謂僚友曰吾志吞逆賊豈爲妻子計耶立斬之遣弟壽賞書入奏

天子嘉公忠亮知大義擢陝西提督仍領寧夏鎮事授其弟奇參將壽以廩膳生特授寶應縣知縣王輔臣者平涼大帥潛與賊應據城以叛攻陷定邊城十四年春

詔公與總督哈占合兵取之先是寧夏兵被調征蜀去者十六七其畱者多怯懦莫敢前公諭以忠義申令將士有不進者斬卽日上馬啟行三月至靈武分遣部下復惠安韋州安定三堡親統兵與蒙古索諾木台吉軍合圍花馬池別遣兵略定遠皆多所斬獲賊朱龍以衆援花馬池我軍邀擊之賊以奇兵出我後腹背受賊我軍益奮斬僞都司王一龍於陣朱龍不能支遁走花馬池賊勢孤乃下六月進復鞏井安邊諸砦七月揚威將軍阿彌達奏言逆賊王輔臣率精銳與秦州逃寇屯聚平涼慶陽依山爲固請遣大將軍貝勒董鄂等會平涼

而遣提督陳福速取定邊固原以斷其援

詔從之公自花馬池進圍定邊鑿濠四面以困賊朱龍復自綏德來援公遣將掩擊於沙家澗生得朱龍父子而定邊僞副將倪光德亦爲其黨脅擁乞降卽斬光德與龍父子軍前王輔臣旣失定邊乃乞撫以緩我師

朝廷察其詐立遣將軍張勇赴秦州會大將軍貝勒董鄂入平涼而命公出固原夾擊之八月公進兵平遠禽斬僞官二十有二人捕首虜二千餘級獲輜重器械無算再進斬僞參將陳啟元遂奪其城是月又以舉王屏藩逆書進公爵三等男公謝乞上提督印專領寧夏鎮

事

詔不允九月進兵固原中衛副將賈從哲游擊張元經臨陣先退公劾其罪斬以徇於軍議者或言公所部宜并力赴平涼

詔以問公公奏言若先趨平涼則固原賊必乘閒斷我糧道非萬全之計莫如先攻固原挫其鋒銳俾賊自顧不暇然後畱兵守固原臣自以精兵會平涼報可公遂督師西進屬歲暮大雨雪公督進益急暮抵惠安堡下令五鼓會食急趨固原城下後者斬是時賊將來降者多在軍中潛誘軍士爲亂夜半鼓譟入營門衛士皆解

散公倉卒未持兵刃遂薨於軍時十二月二十二日也
事聞

天子震悼命總督趙良棟按亂首得參將熊虎等四人
皆斬以徇追贈公爵謚曰忠愍
賜檀香木爲首以葬加祭二壇

御製詩一軸建祠寧夏賜祀田十頃俾家焉

賜世襲三等子以公弟壽子世怡襲超擢公弟奇爲天
津總兵官十八年冬奇上疏言臣兄福捐命疆場妻子
畱蜀生死未卜乞

詔征蜀諸將蹤跡之後三年四川平弟壽爲鴻臚寺少

卿復奏請入蜀訪兄子得之萬點山中廬舍偏仄壽號
泣而入夫人猶不宥伺告以故乃大哭呼其子世琳出
與壽相抱哭左右輿隸無不灑涕壽還都請以襲爵還
世琳

上召見世琳問以母子流離狀世琳言笑逆怨臣父斬
其使殺臣家數十口然終欲招致之故繫臣母子重慶
獄重慶守鄭某知臣父必不附賊陰釋之臣出山後聞
鄭闔門自縊矣臣母子潛伏山谷草衣木食經七八年
乃得復見天日因免冠叩頭泣下嗚咽不成聲
上憫歎久之卽除直隸三屯協副將歷古北口總兵官

鑾儀使卒子益嗣三十六年
上西巡駐蹕寧夏遣大臣索常泰奠公墓雍正八年
詔入祀昭忠祠蓋由三等待衛出爲直隸固關參將官
至雲南楚姚蒙景總兵官卒子大用嗣今爲江南提督
論曰昔新城王文簡公典試入蜀與公交稱公爲儒將
越三年而公以死節聞夫儒者明於大義之謂雅歌投
壺輕裘愛帶儒之末節耳公身經百戰所向無前有英
衛之風及滇逆侏張全蜀失守平涼固原皆爲賊巢公
以孤軍介其閒謀國忘家累斬賊使忠義之忱炳如皦
日

天子委以心膂倚爲長城費禕未備乎郭循桓侯竟隕
乎張達哲人云亾痛矣悲哉然而人知田穉林深命武
恩賁重泉賞延奕世姓氏入名臣之傳俎豆永昭忠之
祠生榮死哀公實兼之夫衛霍功高一再傳而失侯而
公之後嗣皆能以功名自奮豈非忠孝之門必有餘慶
天道固昭昭可信邪大昕與公會孫樹齋先生善敬讀
公家傳爲敘次之以志景仰之忱俾百世之下聞者興
起焉

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王公傳

公諱揆字藻儒號頴庵太倉州人明建極殿大學士文

肅公錫爵之曾孫翰林院編修衡之孫太常寺少卿時
敏之第八子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康熙丙午舉于鄉
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孝感熊文端公爲館師特器重
公與歸安孫編修在豐有雙珠之目散館授翰林院編
修乞假歸省丁生母沈太夫人憂服闋還朝主乙卯山
東鄉試遷左春坊左贊善乞假歸居太常憂喪葬如禮
服闋補右贊善充
日講起居注官
上以江浙人文之地提學道不得人改用翰林官令九
卿會舉由是吉水李公振裕被

命視學江南而公得浙江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
謠言所取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報滿擢翰林院侍
講三轉至侍讀學士庚午主順天鄉試超遷內閣學士

甲戌

殿試充讀卷官音吐闕朗
上傾聽不倦及館選日
上御保和殿故事惟大學士侍殿上餘皆立階下
特命公與同直學士三人入侍咨詢人才後遂以爲例
遷戶部侍郎充
爲姦者多公防檢有方胥蠹斂手筦寶泉局不名一錢

轉吏部侍郎首禁臨選駁查臨掣買籤之弊某織造之
第以賄得南海令公扣其缺曰法自近始吾不能飲法
徇勢要也江南十府糧道缺出有候補監司武國檻者
欲得之議官時人多屬意于武公曰此陞缺非選缺也
班次一紊後卽爲例繫一人者小繫銓政者大力持不
可抵暮武以千金餽公且訂後效磨而去之故香山令
張令憲父子死賊難

朝廷追卹予蔭承蔭者其長孫進也年滿咨部部議歷
年太久恐有假冒格不行公昌言曰令憲父子以兩命
博一蔭今以年久黜之教忠之謂何乃與尚書澤州陳

公侍郎崑山徐公別議以上率從公等議御史鄭惟孜
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疏請監生就試本省毋置京師
九卿初不然其說惟孜再疏堅執衆無以難公曰太學
之設三代以來未之或廢奈何以一時流弊舉興賢育
才之地而空之乎鄭議竟寢遷刑部尚書先是各司定
讞不錄漢俱公言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欲其彼此參酌今供詞俱非漢語
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若隨聲畫諾漢官便爲虛
設矣令嗣後錄供兼滿漢稿永爲例是時州縣奸民多
撫細事赴部控訴公言

朝廷設官有體惟元惡大憝司寇行法其餘皆有司之事非可越俎而代也或虞旗人非州縣能制則現設理事官上之督撫監司亦足彈壓何至千百里外拘繫對簿大者淹斃牢狴小者失業破家而所爭止于簿物細故非欽恤制刑之意也乃請禁止改工部尚書轉兵部又轉禮部公任事日久徧歷六曹每蒞官必告同事曰某於公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之而聽固善不聽必愚見之誤也亦不敢固執然此爲事介兩可者言也若確見其失萬不可假借者諸公自爲之某不能唯唯聽命也同列皆敬重公事有不決俟公一言乃定是時士

子以

上六十萬壽請開恩科事下禮部同列以舊例所無難之公曰以

萬年之

聖主當六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費爲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尙不惜出所有招集賓客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遂如所請以上立命舉行公在翰林已負公輔之望及爲六卿

眷注益渥天下皆謂公且暮入相而公回翔喉舌之地垂二十年淡泊恬退夷險一節

上益以賢公康熙五十一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
尚書仍兼經筵講官閣臣例不兼公經筵公在講幄
久敷陳得體特有是命
國朝大學士兼經筵者惟崑山桐城澤州及公而四
通州增置倉厥科臣奏請開捐下內閣九卿議公與安
溪李文貞公皆不畫題而極陳捐納之弊云臣每見鄉
里童騃一旦捐資儼然民上或分一縣之符或擁一道
之節朝章國故從未經心官箴民隱何曾注念不惟濫
觴名器亦且爲累地方宜禁止以塞僥倖之路杜言利

之門

特諭所奏深合朕心飭九卿再議明年八月主禮部會
試其冬以疾請解閣務

御批卿但安心調養朕同事老臣漸少實不忍言明年
春病稍愈卽入直得

旨再加調養不必每日到閣五十七年

孝惠皇太后升祔議者以

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公曰

皇上聖孝格天曩者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躋

孝端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議者不從公言

上果以爲非是令改正焉五十八年元旦日食

詔停止朝賀廷臣以交食一定之數不足爲災欲固請

受賀公言聖人敬天無微不謹仰成

君德正在此等乃止六十年三月以陳請建儲忤

旨率長子奕清伏闕待罪凡五日

詔奕清赴軍前效力而公仍留內閣公自以待罪之身

不敢起視事其冬

車駕自熱河回鑾公迎至石槽

上遣內監慰問甚至明年元日諸大臣具摺上壽公亦

未敢列名

上還其摺令列公名乃奏翼日

賜宴太和殿宴畢

召入西煖閣

賜坐慰勞尋

詔視事如故公之忠直無它腸至是乃大白及

聖祖升遐公宿閣中朝夕哭臨悲哀逾節病日劇輿歸

第

世宗御極之元年正月上疏乞休

詔以原官致仕仍留京備顧問其禮遇如此公嘗言黃霸爲丞相勲名減於治郡時論者惜之吾受

恩至深非奉行文書可以塞責故於預建國本陳奏至再至三觸冒九死而不悔又嘗密奏請減蘇松浮賦御史張建策請於浙江開礦公密疏乞禁止皆未嘗告人也及被譴日

詔出公摺付內閣衆始知之素有人倫之鑒文臣如范時崇陳瓚朱軾李陳常武臣如穆廷斌杜呈泗皆公所薦舉後多知名楊編修繩武者公門下士也其言曰公

風度端凝儀觀外朗左目有痣赤如丹砂由詞臣登宰輔皆出

特簡不由援引外溫和而內剛正單寒後進以文求謁接之藹如而要人炙手可熱者屏勿與交退食之暇不廢絲竹一面之知或推食解衣予之而脂膏之地未嘗染指世固有色厲內荏言清行濁寒士不能登其堂而不免屈節于貴倖故人不能分其惠而不免受金于莫夜者此公之罪人也世以爲知言公兩子長奕清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按察僉事

內閣侍讀嚴道甫傳

嚴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寧人幼讀書十行竝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李隨舉子夏二字令對卽應聲曰亥曆李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脩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及補縣學生學使夢侍郎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長明曰貧乃士之常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耳因薦之盧運使見曾立延致之是時東南名士多假館馬氏齋長明虛心質難相與上下其議論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七年

天子巡幸江南長明以獻賦召試

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卽奏充方略館纂脩官以書局在

內廷許懸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一日戶部奏賦役全書所載雜項錢糧名目煩多請并入地丁項下內閣已稟擬依議矣長明言於劉文正公統勲曰雜項既經折色卽爲正供若并去其名目異日如薪紅茶藥之類更有需用必復加徵是重困民也劉公曰不圖後生有此讜論卽令駁止之因薦入軍機處行走

傳文忠公恆亦器重之樞廷有重難事輒委決焉嘗扈
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并所裝物求之不獲越一日一
人牽駝而至且謝罪問之乃故軍機蘇拉緣事遣配者
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公一人今篋
無它裘非公而誰問旣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耳勞以
錢而遣之
上嘗問軍機章京中人才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
者多若有守有爲可繼胡寶琛者嚴長明一人耳長明
內直日久諳悉典故尤務持平允雲南糧儲道羅源浩
虧銅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員汪大鏞銀一千兩行

旨加罰十倍以一年爲限逾限卽正法羅已納正項十
有一萬矣仍有分賠六萬未完而限垂滿羅呈乞展限
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
會試入闈諸公相視莫能決適有

行在宣諭軍機大臣事長明卽詣貢院搥鼓求見劉公
宣

諭畢因從容曰羅觀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闈恐無及矣
其所欠者分賠屬員之項昨見吏部檔汪大鏞捐復赴
補直隸屬員旣邀寬釋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極刑可乎
卽於袖中出請寬限稿求畫押劉公義而許之長明出

以示諸公列銜會奏果奉
愈旨令汪大鏞分繳欠項而羅得出獄矣擢內閣侍讀
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纂脩官長明於蒙古托
忒唐古特文字一見便能通曉嘗奉
命直經呪館更正繙譯名義蒙古源流諸書書成輒進
秩焉以父憂去官尋丁母憂哀毀過禮免喪後引疾不
出築室三楹顏曰歸求艸堂藏書三萬卷金石文字三
千卷日吟咏其中海內求詩文者踵相接從容應之無
勌色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徧交海內賢
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

後其自命如此畢中丞沅巡撫陝西招至官齋爲文字
交因得游太華終南之勝詩文益奇縱所得金石刻益
富在秦中十載撰次西安府志八十卷漢中府志四十
卷皆詳贍有法晚歲爲廬江書院院長卒年五十七生
平著述有歸求艸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
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
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錄獻徵餘錄知白齋金石類
籤金石文字跋尾石經攷異漢金石例五岳貞珉攷五
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小
錄南宋文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七
吳諧志凡二十餘種子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論曰子友曹學士仁虎有言政事可以文飾惟文學不
可假借風節或激於一時而成惟文學非積久不能致
子與侍讀交廿餘年聽其議論經緯古今混混不竭可
謂閱覽博物文學之宗矣同歲
召試得官者歛程晉芳魚門上海趙文哲損之長洲吳
泰來企晉上海陸錫熊健男彬彬爾雅皆述作之選盛
矣哉
門人吳嘉泰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八

嘉定錢大昕

傳二

嚴先生 衍傳

嚴先生衍字永思嘉定人明萬歷中補縣學生與李流
芳龔方中友善時邑中諸名宿皆以詩文自名先生獨
專心古學恥以詞華炫世年四十有一讀司馬溫公資
治通鑑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寢食又以溫公著書意
在資治故朝章國政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
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

潛齋文集卷三十八
一
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它書以補之
或補爲正文或補爲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
所已載而事或闕而不尚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
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
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
涉於瑣或近於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攷通鑑之所
載如此它書之所載如彼雖兩不相合而事屬可疑故
兩存之一曰補注胡身之注所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已
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
之一而要以法戒爲主其有關勸懲雖小史必錄苟無

所取義雖正史亦刪要使學者欲攷興亡則觀政於朝
欲知淳薄則觀風於野欲樹宏猷則法古人之大道欲
修細行則拾往哲之餘芳人無隱顯道在者爲師行無
平奇濟物者爲尙蓋其自序如此又謂周社雖滅秦命
未膺昭襄雖強不當遽以紀年宋梁石晉之惡浮於黃
巢周雖彼善於此然北漢未亡柴氏豈得臣之故於周
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
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爲附載此又取紫陽綱目之義
以彌縫本書之闕者也當時無通史學者咸笑以爲迂
唯黃淳耀歎以爲絕倫而談允厚爲之參校史傳攷訂

遺漏先生嘗謂允厚曰人之聰明百倍於我者有之才
學千倍於我者有之而不能成此書者不如我之一也
子之一不如我而聰明過我我所以不可無子也書成
允厚爲之序且臚通鑑違失若干事謂日食地震水旱
蝗饑郊天祀廢行幸還宮命相封王皆通鑑所慎重而
書者也而漢以前缺者十之一漢以後缺者十之三宋
孝武大明五年初立馳道自闡闔門至朱雀門又自承
明門至元武門所謂南北兩馳道也及孝武崩乃罷之
而通鑑但書罷不善立是爲無首李憲據淮南稱帝光
武遣揚武將軍馬成擊之聞憲於舒建武六年馬成拔

舒憲亡走其軍士帛意斬憲而降封帛意爲漁浦侯通
鑑於馬成拔舒帛意斬憲事闕而不書是爲無尾禿髮
僂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虜其太子虎臺以虎臺妹爲后
其後熾磐后與虎臺謀殺熾磐事露皆見殺通鑑於晉
義熙十年已預書熾磐殺虎臺至宋景平元年又詳書
之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本在聖歷二年八月而通鑑
於神功元年八月聖歷二年八月兩書之其罷爲太子
賓客本在久視元年二月而通鑑於聖歷元年二月久
視元年二月兩書之聖歷元年十一月始置控鶴監吉
頊與張易之張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而通鑑於是年

潛石堂文集 卷三十八
三月便書項與二張同爲控鶴監供奉失其序矣晉永和三年趙麻秋攻枹罕寧戎校尉張璩固守大城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掌握率衆三萬軍於洪池攷十六國春秋與晉書載記此二事本是一人之事但載記作張璩十六國春秋作常據通鑑先書張璩後書常據而又譌常爲掌名與姓俱歧矣毛寶子穆之小字虎生而通鑑於建元二年書穆之寶之子於太和四年書虎生寶之子前稱名後稱字宋武陵王贊小字智隨而通鑑於泰始六年書智隨其後又書贊名與字相歧矣晉咸和八年書慕容皝遣庶弟建武將軍

幼稚討母弟仁於平郭兵敗幼稚爲仁所獲至咸康二年仁敗則云慕容幼慕容稚皆東走幼中道而還是分一人爲二人晉元興二年姚興遣使者梁斐張構使沮渠蒙遜而通鑑書秦遣使梁構至張掖是合二人爲一人宋元嘉七年魏人攻拔虎牢司州刺史尹冲歿之而通鑑謂冲與滎陽太守崔模降魏且爲攷異以申之謂崔模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謂抗節者誤夫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尹冲之歿則宋魏史有同辭奈何因模而併誣冲乎唐中宗崩遺詔使相王旦輔政韋溫與宗楚客欲韋后臨朝議削相王輔政之語蘇瓌正色拒之曰

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溫楚客大怒竟削之瓌遂稱疾不朝故睿宗卽位下詔褒稱之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明姦回動搖內外危逼獨申謹議實挫邪謀此瓌不從韋宗之證也通鑑削去稱疾不朝四字改云懼而從之何其冤也又如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當在建安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以後而通鑑系於黃龍元年徙都建業之下亦爲失次梁大寶元年二月至四月紀日干支顛倒且有一月而再書丙午者是不若紫陽氏盡去之之爲愈矣其譏胡注之誤如晉孝武嗜酒流連內殿醒日旣少通鑑譌作醒治而注卽云醒而治事之日

少是不攷晉本紀也北齊幼主禪位於任城王潛自稱守國天王通鑑譌守國爲宋國而注云齊猶未亡不應遽改國號宋當是宗國是不攷北齊書也周宣帝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胡誤以事由烏丸軌爲句宇文孝伯屬下讀因注云孝伯何出此言是誣孝伯也先生與允厚於史學皆實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黃其所辯正皆確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讀綱目如尹起莘劉友益王幼學徐昭文輩皆淺陋迂腐雖附綱目以傳轉爲本書之累其有功於通鑑者胡身之而後僅見此書耳

閻先生 若璩 傳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塞邨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歷甲辰進士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先生少口吃入小學讀書千遍猶未熟同輩咸歎其鈍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卧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罕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注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

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癡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葵罔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

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
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其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
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
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
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
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
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
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剗則劉剗鄭作臙宮剗割
頭庶剗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
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

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叙三
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
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
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堯典
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
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
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不云此出湯誥亦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
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

漢石室文身 卷三十一
七
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
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
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荀民之虐亦祇
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
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秦誓篇中無論
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
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
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
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
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

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
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
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
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
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
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
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
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
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

澤石堂文集 卷三十一
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
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
書析皐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
鑿空者邪其辯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
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
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
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
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魏明
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
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康熙元年

始游京師尚書龔公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
太原故籍爲諸生祭酒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
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十七年應
博學宏詞科試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
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
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
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
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
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
乎徐尙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先生曰按雜記曾

潘石室文集 卷三十一
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
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
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欵
服卽邀至邸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閻先生
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
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徐公奉文致書正別
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旣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
皆預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
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子謂并當論其

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
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
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
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
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
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
當廣爲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三
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
人子游子夏子張以論語孟子證之確不可易又謂先
儒以大學傳文出於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

子說謂古者弟之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若謂大學止一引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一事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不可知然論語叙其侍坐次于子路則必少于子路矣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闔相

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氏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歎其精確

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

革請移就外畱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簣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

世宗遣使經紀其喪親製挽詩四章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平生長於攷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尙書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畱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子詠亦能文

胡先生

渭傳

先生諱渭初名渭生字拙明世爲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廣東順德縣知縣所謂思泉先生也父

潛研堂文集 卷三十八
公角天啓甲子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間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充增廣額屢赴行省試不得售乃入太學嘗館益都馮相國邸篤志經義尤精於輿地之學崑山徐尙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常熟黃儀子鴻無錫顧祖禹景范山陽閻若璩百詩及先生分纂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可以釋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河當从說文作荷滎波旣豬波當从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

不可溷而爲一乃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放其同異而折衷之依經爲訓章別句從名曰禹貢雖指凡二十卷爲圖四十七篇於九州山川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夷險犂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爲圖以表之其畱心經濟異於迂儒不通時務者遠矣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

洛石堂文集 卷三十八
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
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漢儒專主災異以
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洛書之本文具
在洪範宋儒初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且謂
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
易其名害二洪範元無錯簡後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
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作汝用
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爲五福六極之傳害三作洪
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格物致知之義釋
在邦畿章內本無闕文無待於補皆卓然有得非異趣

以爲高者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先生撰平成頌一篇并禹貢錐指獻

諸

行在宥

詔嘉獎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饌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咸以爲榮甲午歲正月九日卒於家年八十
有二從子會恩從先生學由進士及第官至刑部尙書

孫彥穎翰林院編修

萬先生斯同傳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鄞人高祖表明都督同知父泰明崇禎丙子舉人鼎革後以經史分授諸子各名一家先生其少子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遍讀之皆得其大意餘姚黃太沖寓甬上先生與兄斯大皆師事之得聞戴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是時甬上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有疑義輒片言析之束髮未嘗爲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

熟於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啓實錄皆能開誦尙書徐公乾學聞其名招致之其摯讀禮通考先生預參定焉

會
詔修明史大學士徐公元文爲總裁欲薦人史局先生力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公玉書陳公廷敬尙書王公鴻緒皆延請先生有加禮先生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區漏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

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
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
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
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
代治亂賢姦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難言久矣
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
姦事迹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
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
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
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

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
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
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
之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及郡志
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
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
以攷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其
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
或有所激則非它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
它書證之它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

雖不敢謂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後人多信之先生直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于火中還自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壽考

苟無自焚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會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每月兩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先生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

潛石堂文集卷三十八
非深于史者也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皆刊行又有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予皆未見也乾隆初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公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手也

陳先生和范傳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年廿三補縣學生歲科試輒占高等弟子著錄者日衆雍正元年黃侍郎叔琳典試江南中式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翀宜興任公啟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誦徧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忽足蹇不得預

殿試歸里明年補行正科當赴

廷對親朋皆力薦之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勞苦奚爲者及今尙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僦廛華漚之濱礎戶讀書生徒裹糧相從與吟

潛石堂文集 卷三十一
社諸老倡和月一讌集居數年有

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聞先生通儒爭先延請
爲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
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
定或一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
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
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

天子崇尚經術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於是雅知先生者
交章列薦明年

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先
生褒然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
錫璵也得

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卽家
拜受

新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
所撰述有經咫一卷文集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先
生於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恥勦
襲成言以爲己有益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
取先天之學謂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

未求文字先觀圖象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腳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所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詩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謹慎處亦卽其師心自用處詩之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闕絕指陳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牽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道理甚大若賢人之賢交

友一倫已包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

之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與爲人後者與賁軍之將
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
能葬則主喪者不除唯改葬則總者不可以無服送至
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
葬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
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
已假用改葬之總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
或問祖父母之喪父爲長子旣服之矣未及葬而父死
及其葬也嫡孫承重可乎先生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
故有改葬之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爲葬而承

重之服且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爲之重服也假使
前已承重於居喪之時今沿承重之名以葬可也若未
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旣不符
且沒其父之會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又問甲爲庶出
旣貴封其母母後甲而亡甲之子議所服或曰宜如父
在爲祖父母期或曰宜如父歿嫡長孫爲祖父母服重
二者安從荅曰禮時爲大古人嚴厭降之義生母服最
輕禮失而母以子貴遂僭而並嫡至明太祖之制極矣
然至今承用之此時也若論禮之大常雖服期已失厭
降之義若論居喪者之自處則有因時爲宜稱者矣父

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一
三
而存爲其母斬衰三年明以來之時制也父歿而用適
長孫爲祖父母服重之制於律雖無明文亦無明禁體
其父之隱而爲之服重於心亦甚安觀過知仁君子當
憐而予之必格以嫡庶之分斥爲不韙試思身爲庶子
既不可卑其母身爲庶子之子又可卑其父之母乎又
與人論史記謂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
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尙書列傳
開端云載籍極博猶攷信于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
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
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庠號

匹夫而躋世家卽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
爲一傳卽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
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辯子長已有先覺竊謂
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庠庭亦不爲過
而班氏譏之雖代父受過子長不辭然不能不爲之表
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鎮孫主事夢遠湯進士愈
先後游其門皆知名

惠先生士奇傳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世居吳縣東渚邨祖有
聲明末以諸生貢入太學里居著書以九經訓子弟父

周惕始遷居葑門之香水溪登康熙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先生之生也父夢貴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名之年十二能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大爲先輩激賞弱冠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胷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晨夕不輟遂博通六藝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辭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闢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于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不失一字合坐皆歎服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再充

同考官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者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頊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三人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事詞臣擬撰文字皆送先生改定然後進呈已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乃得開列先生以編修與焉洵異數也庚子秋主湖廣鄉試得夏力恕等九十九人多知名士其冬復奉督學廣東之

滄石堂文集卷三十八
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頒條教以通經爲先士子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子青其衿嘗言漢時蜀郡辟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楊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漸多文體爲之一變

世宗御極復

命畱任三年粵士皆覓踊雀躍爭棄兔園冊專事經籍而通經者愈多其爲文章郁郁莘莘比於江浙矣又謂

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者卽具疏題補韶州府教授將以誘進多士吏部以學臣向無題補官員之例格不行奉

旨惠士奇居官聲名好所舉之人諒非徇私著照所請補授後不爲例在任遷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旣去粵人口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于昌黎祠惠州于東坡祠廣州于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咸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午冬還

朝丁未五月奉

旨修理鎮江城卽束裝赴工所棄產興役所修不及二
十分之一以產盡停工罷官

今天子卽位有

旨調取來京引

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兩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
時已垂老耳漸聾已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
十有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歲尤邃於經學撰易說
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于伏
羲盛于文王大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

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
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
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
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
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
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
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
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于
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
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紀事皆

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
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
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
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
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
年盲焉如坐闇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
傳之大義也後之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若
徒據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
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於春秋
公穀有功兼有過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

可疑惑之甚者也其論周禮曰禮經出于屋壁多古字
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
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
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
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況賈
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
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
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
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
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

潛研堂文集 卷三十一
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
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
則否有人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
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
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
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
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
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
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
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

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
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
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
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
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
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
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
遂理數攷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
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
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

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
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有小呂無蕤
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遂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
遂之黃鐘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
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
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
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
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于琴遂遂孔疏密
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于中暉遂之七音生于宮孔
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

黃鐘始一左一右終于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此書成
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
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蓴歸耕人海諸集晚
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子七人
棟最知名

王先生懋竑傳

王先生懋竑字與中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
文知名海內宋尙書掣巡撫江南選刻江左十五子詩
以式丹爲首康熙四十二年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
修撰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卽自刻

潛研堂文集 卷二十八
厲篤志經史恥爲標榜聲譽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
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在吏部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
教授雍正元年秋以薦被召引見
特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公
敏徐公元夢高安朱公軾漳浦蔡公世遠皆負一時重
望而先生尤邃於經術元元本本有扣卽應明年春以
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之費
諭以治喪畢卽來京不必俟三年服滿先生素善病居
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時
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
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
之同年生高星源嘗謂之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晚
年較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攷訂尤詳謂易本義
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
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
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
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叙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
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

潛研堂文集 卷三十八
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
有先天圖卽六十四卦方圓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
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
本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
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
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
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
傳之耶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
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
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

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叙康節學問源流如此
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
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
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
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著以求爻啟
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
于己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
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卦變圖啟蒙詳
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
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

漢石室文集卷三十一
三
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
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性饋食少牢饋食禮
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席故筮者北面今
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
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疑卽學
並儀
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
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
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
者李公晦叙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
文集答汪尙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

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
成書何爲絕不之及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
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
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
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
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
行狀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
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
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
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

禮記卷之二十八
三
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
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
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
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
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
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
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
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冠禮鄭
注云庶謂禰庶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
于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庶以祖言

則曾祖爲禰庶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
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于高祖之祠堂而主
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于禮乎後世封建既
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
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
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
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
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
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于祠堂一條
云族人親未盡者遷于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

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于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憫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

廟主若叔祖尙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曰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謂遷於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同邑朱澤雲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

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攷證寔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攷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潛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潛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潛王非宣王也潛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

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潛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潛王之歿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艸堂集廿四卷朱子年譜若干卷讀史記疑則予嘗於金陵嚴氏齋見之

